

陈莹，笔名莺歌。生肖兔，性别男；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曾任教书匠，现为公务员。业余时间以笔耕为乐，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多家报刊，入选过多种文集。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散文集《醉人的微笑》、《春天对秋天的致意》等，曾获济南文学奖。

吃豆腐



■莺歌唱晚

□陈莹

豆腐作为最接地气的大众食品，拥有其他食物所无法比拟的庞大食客群，历史可谓久远矣。

有意思的是，白白嫩嫩的豆腐，竟然也会节外生枝，被坊间染成了“桃色”。一提“吃豆腐”，就会有人与男女之间揩油占便宜的事情挂起钩来。今天我讲的，是不加引号的吃豆腐，是真吃豆腐，吃真豆腐。这些由豆腐引发的故事，都跟我认识的人有关，其中有快乐，也有酸涩。

我上小学时，正值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之际，因此勤工俭学活动特别多。那年秋收刚结束，学校组织高年级（三年级以上）学生，集中一周时间搞“复收”。说到“复收”，现在的孩子可能不懂了，就是在收获过庄稼的农田里，再去翻找那些被遗漏的零星果实。

这天上午，我们以班级为单位，一群孩子唧唧喳喳来到一片豆茬地里，任务是捡拾豆粒。按规定，无论是谁，捡多捡少，都要上缴班集体。有几个馋嘴的男同学，私下里一嘀咕，每人偷留了一小把黄豆，想要回村换豆腐吃。

时近晌午，几个同学心怀鬼胎跑到村里的豆腐坊，将各自藏匿的豆粒凑起来，只有可怜的一小捧。估摸着换不了多少豆腐，大家有些失望，不解馋啊！最想吃豆腐的同学叫王小三，体瘦，腿细，善跑，人送外号“兔子三”。兔子三不仅跑得快，而且心眼儿也多。他见豆腐坊门口拴着一头黑驴，于是眼珠子骨碌一转，有了主意。他说：“一会儿换来豆腐，咱不能平分着吃。看见这头驴了吧？谁最先用秫秸捅准它的腓眼儿，换来

的豆腐就先尽着谁吃。”

小孩子大都喜欢刺激，对这个馊主意，几个同学无不赞成。此时，黑驴正好撅起尾巴当众拉屎，黑黑圆圆的驴粪蛋子，一个接一个噗噜噜往下滑。这可是捅驴腓眼儿的大好时机呀！其他小伙伴你推我让，无人敢先出手。兔子三仗着自己手脚麻利，从旁边的柴火堆里抽出一根秫秸，摆出击剑的架势，朝着驴腓眼儿捅去。可能是黑驴刚才听见议论有了警觉，秫秸秆儿刚接触到驴腓眼儿，黑驴便飞起一只后蹄，直接踢中了兔子三的嘴唇。兔子三猝不及防，鲜血顺嘴流了出来。他吐出一口血沫，两颗门牙也随之掉落在地。兔子三此刻才感到了疼痛和害怕，张开血盆大口哇哇哭叫起来。

其他同学都被眼前的场景吓傻了，愣了半天，才回过神儿来，赶忙扔掉豆粒，架起兔子三，急急慌慌跑向村卫生室。幸好赤脚医生还没收工下班，对伤处进行了紧急处理，将踢裂

的嘴唇实施缝合，好歹没变成“兔子嘴”。一连几天，兔子三嘴唇肿得老高，无法正常进食，只好顿顿吃豆腐，也算因祸得福，满足了心愿。只是门牙无法复种，兔子三从此成了豁牙子，直到长大后才将门牙补齐。

孩子嘴馋，调皮，情有可原。有时候，成年人也会干没准头的事儿，令人啼笑皆非。

秋收时节，生产队一般会在午饭期间派人“护秋”，以防集体果实被盗。这天晌午，轮到韩喜和几个社员在坡里值班。因为恰逢本村集日，四里八乡来赶集的大姑娘小媳妇，三三两两从田间小道上走过，他们就嘻嘻哈哈跟人家搭讪。过了饭时，集市散尽，行人渐稀，这时远远走来一个挎篮子的青年妇女。韩喜生性滑稽爱闹，对其他人说：“谁要是能跟这个娘们儿亲个嘴儿，咱就给谁买二斤豆腐吃，咋样？”

韩喜打小就好吃豆腐，他曾天真地问过奶奶：“到啥时候咱家能天天吃豆腐啊？”奶奶

说：“快了，等柏树落了叶，兔子长了角的时候，你就能天天吃豆腐了。”有一阵子，小韩喜得空就往山上爬，往兔笼子跟前趴。现在，伙计们一听韩喜要“吃豆腐”，都笑了：“那不成了耍流氓了？让人家爷们儿知道了，还不揍你。”韩喜说：“开个玩笑嘛，何必当真。你们不敢，我来！不过，你们可要给我买豆腐吃呀！”

正说着，挎篮子妇女已走到近前。韩喜迎过去，喊了一嗓子：“站住，你从哪里来的？”

妇女说：“俺是从山北过来赶集的。”

“有人说你偷俺队里的葱来。”

妇女递过篮子：“你翻吧！”“人家是看见你偷吃的。”“小狗才偷吃你们的葱来！不信，俺张开嘴，你过来闻闻。”

此语正中下怀，韩喜撅起嘴凑上前，碰了一下人家的嘴唇，说：“还真没吃来，看来是冤枉你啦。你是个好同志哩，快回家吧。”

估计人家早已揣摩透了韩喜的花花肠子，只不过农家妇女泼辣皮实，不在乎甚至也喜欢这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

韩喜喜滋滋地舔嘴咂舌，让伙计们兑现买豆腐的承诺。大家笑道：“你小子已经吃了水豆腐、肉豆腐、香豆腐，占了大便宜，该你请俺们吃白豆腐才是哩！”

集体生产的岁月里，一切新收获的农作物，须先从坡里运回场院，留足种子和公粮后，再接人头分配到社员手中。这样一来，晚间看场便成了福利丰厚的肥差，不但睡觉也能记工分，而且还能摸点东西吃。看秋场时，能挑出鲜嫩的玉米棒子或地瓜，点着秫秸烧熟了啃；更诱人的是悄悄偷出黄豆，跑到村里换豆腐吃。

这天晚上，是青年民兵张山与另外两位社员看秋场——好几亩地打下的豆子，正摊在场院里晾晒哩。晚间的场院，是农村最热闹的场所，为了节省家里的灯油，大人孩子都喜欢到场院里来拉呱玩耍。好不容易等大家走净了，仁人例行公事巡逻一圈，虚张声势叫喊几声，然后回到场院屋。聚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心有灵犀地瞅瞅满场黄豆，迅速分头行动。一人看场，一人望风，一人进村，很快换回十来斤豆腐。迫不及待地掐两根高粱秸秆当筷子，好一顿狼吞虎咽。两位年纪大的心眼儿多，吃饱就住了口；张山正是“吃壮饭”的年纪，不知深浅，将剩余的豆腐一扫而空。

过了一会儿，张山忽觉腹胀如鼓，胃疼欲裂，倒在地上东翻西滚。另两位吓坏了，但不敢声张，急忙架起张山，绕着场院“溜食儿”。一直折腾到东山顶露出鱼肚白，终于溜得张山上吐下泻，好歹没被撑死。此后，张山只要看到豆腐就反胃欲呕，闻到豆浆味儿就恶心泛酸水，与豆腐终生“绝交”。

不是酒仙亦爱酒

□冯哲元

第一次喝酒是在1955年，笔者高小刚毕业，喝的是新兵入伍的送行酒。当时我已经被安排在小队任会计，村里入伍的新兵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那时我也想去当兵，因是独生子而失去了参军的机会，我非常羡慕那些能够入伍的伙伴。村支部书记和村里的会计都参加了送行会，准备的酒菜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已经算是十分丰盛的了，其中有猪肉、白菜、粉皮等，这是下酒的主

菜，用一口大锅炖在一起，一人一碗，吃完再盛。白酒准备了不少，但是酒杯不够用，大家就用菜碗轮流喝。

酒桌上的规矩很多，如果没人事先指点，有时候很容易出洋相。这场送行酒虽然都是一个村的乡亲，没有乱七八糟令人不爽的陈规陋习，但由于我当时年龄不大，又是第一次参加酒局，根本不懂酒桌上的规矩，那些年长的光端酒碗沾沾嘴唇，不真喝。由于年轻不知深浅，轮到我的时候，我真的大口大口地喝下去。当时老支书规定大家

都不敬酒，酒碗传着轮流喝。送行结束后，大家寒暄完毕各自回家，我喝得晕头转向，根本没有找到家。昏昏沉沉中在我家东屋后面睡了半宿，后来父亲听到房后有动静出来查看，才知道我喝大了，心疼之下将我大骂一顿。母亲赶紧起床，拉我到屋内，我猛灌了一杯子凉水又昏昏睡去。

第二天，等我睡醒起床后，父母开始给我上起了“政治课”。说什么喝酒过量伤身减寿，对身体危害特别大，然后就给我讲起族中的两位长辈大爷因喝酒太多过早去世，

且导致家道中落的例子。两个大爷日子过得很好，都是独生子，终日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而且嗜酒如命，只要找到酒友就喝，从早喝到晚，甚至到了夜里十二点还不散，家里大人孩子都跟着受罪，老人劝说也无效。其中一个大爷还当过村支书，天天烂醉如泥，浑身酒气冲天，就像刚从酒缸里拎出来的一样。经年累月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地喝大酒，结果两位大爷都没活到四十就英年早逝了。

这两位长辈家庭殷实，吃

喝不愁，家里都雇着长工和短工。两位大爷从小没受过苦，长大后都是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主儿。在旧时代，村里这样的富户屈指可数。可惜，光知道喝大酒，不懂得养生之道，最终落得个因酒而亡，饮酒败家的结局。听毕，我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自此之后，再入酒场，我就变得谨慎多了。

古人讲“无酒不成礼仪”，但更劝诫后人“酒是穿肠的毒药”，饮酒适量不可贪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就有人参不透其中道理，最后导致误人误己，悲哉悲哉。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wbjrcq@163.com。